

大收藏家张伯驹 毕生精品捐故宫 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病床上给好友张大千写诗

纵观古今中外,要想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大收藏家,必须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哪四个方面呢?一是文化,二是财富,三是情怀,四是机遇。这四点可以说缺一不可,下面我们主要围绕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张伯驹,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看看这个收藏界的大V,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张伯驹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他8岁上私塾,9岁就能作诗,被私塾先生称赞为神童,并认为稍加培养,将来必成国家栋梁。光绪时期的进士、老翰林王新桢非常赞赏少年张伯驹的诗才,称赞他:英年挺出,直越过前人。若《从军行》《天上谣》等作,激昂慷慨,魄力沈雄,有倚天拔地之慨。——王新桢《丽泽社诸家诗·序》

虽然,张伯驹的这些诗作没能流传下来,但王新桢的这段评语至少从侧面向我们证明了少年张伯驹在诗词创作上的潜能。

辛亥革命这一年,14岁的张伯驹又进入新学书院接受新式教育,他除了学习国文、数学等一些规定课程外,还熟读了《楚辞》《宋元名家诗》。20岁后又通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一本《古文观止》更是倒背如流,这为他一生爱好诗词、古文、文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少年张伯驹得到了极好的国学教育,他9岁能诗,人称神童。尤其是在诗词创作上,张伯驹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曾概括总结自己的诗词创作心得,张伯驹说:写词不过是心灵之所托,随其自然,有感而发,与天地为友,以风月为家。

张伯驹文思敏捷,典章制度烂熟于心,不论出游还是茶余饭后,诗词佳作往往是脱口而出。他的诗词题材广泛,无论交友唱酬、感怀人生、忧国忧民,还是春花秋月,都能用诗词表达出来,而且妙趣天成,情深意笃。

张伯驹9岁开始写诗,一直到去世前一天,他躺在病床上,还给远在台湾的好友、著名画家张大千写诗、填词各一首,他在诗中写道: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一病翻知思往事,余情未可了前缘。还期早息阅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张伯驹诗词创作时间延续70余年不间断,一生写诗填词数千首,数量之多之大,均属罕见。他著有《从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等词集。张伯驹除了诗词创作之外,还精于诗词理论,早年就写成了两万多字的《从碧词话》,还编著了《清词选》等著作,这些书直到今天还依然被诗词界看重。

盐业银行这个提款机,是他后来成为大收藏家的重要保障

我们在这里介绍张伯驹在诗词、文化上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想说明,他是一个合格的传统文人。但是要想成为一个大收藏家,光有文化那可不行,要想成为收藏家,除了有一定的文化储备以外,还必须要拥有相当多的财富,简单地讲就是必须要有钱!

大家知道,书画文物收藏是需要大量的金钱做基础的,张伯驹开始收藏书画的时候才30岁,那么这个年轻人怎么会拥有这么多财富呢?张伯驹出生于一个钟鸣鼎食之家,他的父亲张镇芳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盐业银行负责人。

说到张家的发达,就不得不说盐业银行。1915年,盐业银行在北京成立,由曾经长期担任天津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出任总经理。张镇芳十分擅长理财,很快就把盐业银行经营得红红火火。

(1)



母亲的絮絮叨叨

当我静下心来思考母亲时,我知道,正如朋友们所说,有这样一个母亲我很幸运。只不过我很少考虑她。母亲就像晚餐:为了生存,我需要她,却未曾留意她的想法。

父亲则是饭后甜点。他读书,教书。有时候,他让我来批改大一学生的英语课后作文测验。我童年时期最清晰的记忆,是晚上他回家时的开门声。这总让我想起《绿野仙踪》里多萝西打开房门,堪萨斯的黑白世界变得多彩那一刻。

周二上午我打开那一扇门时,屋里昏暗、阴沉、安静,好像没人。我转过身,发现她在那儿,在台阶上,穿着蓝裤子和衬衫,那颜色就像一面旗帜一样点亮了她的红头发。

“艾莉,”母亲惊喜地说,“你回来啦!”我拥抱她的时候,觉得她的肩胛骨似乎更加尖利了,两侧的小肩胛骨从背上凸起。我紧紧拥着她时,我想我感受到了她疼得龇牙咧嘴,还是如往常一样,我最先离开了她。

“我很好,”她说着坐在了一把大沙发椅上,“确实如此。今早称体重的时候我在想,我会掉几磅秤,但数字没变化。很可能是水肿的缘故。科恩医生,‘不能看报,不能印花,不要装修。’”

她就这么絮絮叨叨了好长时间,好像快缺氧了。她深呼吸一下,似乎在打起精神,眼睛如同在她的思考之风下暂时忽明忽暗的灯笼,重又亮起来。

“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聊这些,”她说,“重点就是很好。你回来就是为了确认我好不好,对不对?我很好。我比过去睡得多了,万一我觉得你为我担心,那简直会要了我的命。”

“你看起来好极了,妈妈。”我说,这话大体没错。她看起来很不错,我记得当时我都怀疑,到了月底是不是就可以把租我公寓的毕业生赶出去,回到之前的工作岗位上。

“唉,我不知道你要回来,要不我就在烤箱里放点东西了。”她说着摸了摸头发,“今晚咱俩就去那家小酒馆吃吧。杰夫开车送布莱恩上学了,你父亲好像有个会。所以啊,咱俩就早点儿吃晚饭,之后去杜安书店买几本书。你可以告诉我哪些是好书,我不画画了,改读书好了。反正接受治疗期间,我得读点儿什么。你知道医院的做派——等上两小时就为了那五分钟,戳破手指尖,采点血样。或者他们现在给我做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检查。你能等多久哇?”

我看着她,看着她长着修长手指的双手因为治疗之故而把指甲剪得很短,我意识到她并不知道我为什么回家。事情总是这样。父亲做了决定,她后来才会得知。

“我会待一段,妈妈,”我说,“我会在我楼上的房间待一段。”

“在家?”她说,“在这儿?”我点点头。

“噢,不,艾伦。你什么意思?你的朋友和你的小公寓怎么办?你的工作呢?”“我要休息一段时间,”我说道,“我可管不了两眼出我。”

“噢,不,”她咕咕着,“不不不不不。别成为我的护工,你会恨我的。你得回去。我们可以共进晚餐,你可以搭明早的火车,或者今晚的末班车。晚间有一班,对吧?”

“妈妈,”我说,“妈妈,你会需要帮助的。你化疗的时候我可以坐在你身边啊”——一看到她的嘴唇哆嗦,我赶紧改了口,“是治疗。我可以管家,干些医生禁止你干的活儿,你感觉好点儿了我就闪人。”

“噢,艾莉,”她伤心地说,“我不傻,别把癌症说得跟流感似的。”

(11)

下期关注:母亲的项目

我的思维结构不像汤姆那样有序。我是个艺术家,可是突然之间,创作或者思考创作好像离我很远,我够不到。我最近很少去工作室,我不知道要去工作室做什么。能够合理地思考和理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头脑中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声音,你可以把它们拿来对比,然后形成一个有效的想法吗?我做不到。我的思绪就像一条拴在桩子上的狗,向各个方向乱撞乱叫,但不过是徒劳地在同一个地方徘徊。

我不能想象没有汤姆的日子会怎么样。我试着想象未来,可是,每次当我召唤它的时候,我就看到它轻轻地从我面前滑落。我感到嘴巴发干,整个身体开始失重。我难以抑制自己在脑海里一遍遍预演着可能的将来。我看见它的模样,那是某种粗鄙丑陋的东西,像一只被虐待的动物因为即将被套上链条而苦苦哀号。我是个非常务实的人。我怎么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

汤姆希望自己被当作一个正常的生命体来对待。为什么不呢?我在疾病面前从不低头,坚持和病魔做斗争。汤姆还会像从前那样,打扮时尚,风度翩翩。他喜欢咖啡,偏爱甜味,对饮食充满热情。他热爱生活,并且以他自己的方式度过每一刻、每一秒。这才是一个所谓成年人该有的样子。当一个人持续重复同一个动作、同一件事情很多很多年,我们称之为养成习惯。生活不是由大大小小的习惯组成的吗?

所谓意识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绝不屈服,不论摆在眼前的力量是如何强大,想要获胜的可能性是如何渺茫。可是,究竟哪条路才是更好的选择:按照自己的步调做事,坚持自我的习惯和原则,还是选择顺从适应?适应,会把人直接领向绝境。适应什么地方?有什么需要适应?为了适应,你可能把自己假想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可是,那个人又是什么样的?为了这个假想,策略、饮食、价值观、书籍、时尚和你所生活的整个环境都会因此而改变,而你的“旅途”也不再是原来的那条路了。适应,这就是一个无限循环的黑洞。

网上有对健康的各种话题,争论和立场多如牛毛,要不是如今自己家面临这个问题,你根本不会关注到这些如此细小的话

题。不凑热闹,保持质疑,这是我们家的风格。我们没有过多地去想还有哪些选择,我们也并没有太多选项可以选。肿瘤学家B博士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她是我们最新接触到医生,也是目前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她甚至费了好一番口舌跟我们详细地说明维生素C对汤姆病情的好处。NHS(英国国家医疗健康体系)建议均衡饮食,这个建议自从在1945年向公众推广以来,到如今还没有被改动。可见,均衡饮食是多么重要。吃好很重要,什么都要适量。好的,我们了解了。那回家就继续保证伙食水平,不过,要适度才行。现在家里的置物架上,一大瓶维生素C已经等在那儿了。

害怕好比是一座山峰的峰顶,它不是平原,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这些维生素C的出厂日期还很近。浴室的橱柜里,放着布洛芬、一盒很古老的扑热息痛、孩子喉咙发痒咳嗽时吃的药,放了好几年的眼药水、消食片、退烧药。很多药都已经过期了。过去,我们家几乎从不需要用药。但现在不同了,我们有地塞米松、抗癫痫药和化疗药物替莫唑仑丙基酸酯。这些都是汤姆在家需要吃的药。这些药对于我们来说如此珍贵和重要,甚至我们全家的命运已交给这些药片指挥。第一天把它们带回家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这些高平烷值药物的崇高敬意,以至于捧在手心里一不小心撒了一地。

地板可是艾弗的地盘。他这时正在地上玩耍,又捡起地上的面包屑放进嘴里,然后捡起更多的沾着灰尘的面包屑,若有所思地拿在手里揉成一个个小球。目睹眼前发生的惨案,我顿时头痛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些散落的药。我们都耍死了。我怒气冲天跑到地上把药片一颗颗找回来。应该是都找回来了,我默数了一下。过了几十分钟,我感觉到袜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原来是一片地塞米松。

你是否能够达到到事态的要求?我已经站得太高,我离开了我的身体。我们发现,更准确地说,是我意识到,你不可能一直处于害怕的状态。害怕好比是一座山峰的峰顶,它不是平原,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就像吃药一样,刚开始有效,你可以体会到它的影响,不过,很快你又能恢复到正常的优雅状态,可以正常地做事说话。

但是,一座房子只有一次坍塌的机会,然后只能留下灰烬。一列火车将要撞上,谁都无法阻止。

(12)

当亨利领军穿过市中心时,圣玛丽教堂顶上突然掉下一块石头,险些击中亨利,波兰联军的将士们因此都忧心忡忡,认为这是一个凶兆。

亨利领军走到瓦尔斯塔特平原时,发现两万蒙古军队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亨利立刻指挥波兰联军列阵,将三万军队排出四条战线:摩拉维亚公爵博列斯拉夫率领他的骑兵组成第一道阵线;波兰国王的弟弟苏里斯拉夫公爵率领克拉科夫骑兵组成第二道阵线;条顿骑士团大首领奥斯特恩率领数千条顿骑士,和波兰公爵梅希科的部队一道组成第三条阵线;而亨利率领普烈西亚骑兵和一些法国圣殿骑士在最后压阵。波兰联军的战术体现了当时欧洲军队的标准战术,那就是以铁甲骑兵为核心,分几个批次正面冲击敌阵。

对面的蒙古军队也在紧张地调兵遣将。由于蒙古军队的指挥完全依靠旗帜,部队调动时毫无声息,这让欧洲人一头雾水。蒙古军队的阵形非常凌乱松散,看起来似乎很缺乏组织和纪律,这多少让亨利心放宽了一些。双方部署完毕以后,波兰联军在博列斯拉夫公爵的带领下率先冲向蒙古阵营,波兰骑士们全身披挂重甲,骑着高头大马,长矛平举,在一片号角声中以扇形猛扑上来,霎时间就冲到了蒙古军队眼前。

数千波兰铁骑以泰山压顶之势猛扑上来,毫不费力地冲进蒙古阵营。蒙古骑兵动如脱兔,迅速分散以避开欧洲人的正面冲击,同时以密集的弓箭齐射来攻之敌。波兰骑兵冲右突,所到之处蒙古骑兵尽皆闪避,只围绕他们不停地放箭,就是不和波兰骑士们近距离厮杀,让波兰人的长矛重剑毫无用武之地。亨利看到波兰联军发现自己势单力薄,伤亡惨重,于是撤回本阵。

亨利以为蒙古人胆怯,不敢和波兰铁骑交战,于是将波兰联军重新排列,形成一个异常宽广的正面,然后一起冲锋,逼迫蒙古人接战。亨利的战术似乎发挥了效用,轻装的蒙古骑兵抵挡不住波兰联军的强劲冲击,开始败退。亨利看到蒙古统帅拜答尔的大旗也开始退却,认定蒙古军队已经战败,于是下令全力追击。波兰将士兵争先恐后,穷追不舍,原先整齐的阵形变得散乱不堪,步兵被远远地落在后面,波兰联军并不知道他们钻进了蒙古人早已布好

的口袋阵里。退却的蒙古轻骑兵很快迂回到波兰联军骑兵的两侧和后面,将其团团围住,而事先部署好的数千重骑兵此时突然出现,拦住欧洲人的去路,真正的战斗这才开始。蒙古重骑兵们排成一道人墙,用重弓发射一波又一波的长箭,而轻骑兵们在波兰联军后侧来回奔驰,在三十米远近的距离上用轻弓飞快放箭,波兰联军像牛群一样渐渐被驱赶到一起。蒙古骑兵发现他们的弓箭无法穿透欧洲骑士的盔甲,干脆专门射杀他们的坐骑;跌落马下的欧洲骑士由于盔甲笨重,行动不便,往往只能束手待毙。蒙古重骑兵这时开始冲锋,用长矛和马刀一个一个地结束了这些欧洲骑士。

蒙古军队围歼波兰骑兵时,在战场中间释放一道烟幕,阻挡了波兰步兵的视线。波兰步兵对敌战况毫不知情,径直冲进蒙古人的陷阱,结果被全歼。波兰联军统帅亨利以及其他数名波兰贵族都力战而死,圣殿骑士团参战部队全部阵亡,条顿骑士团大首领奥斯特恩身负重伤,苟延残喘两个月后死去。瓦尔斯塔特一战,波兰联军阵亡两万五千人。蒙古人还把亨利二世的头颅砍下来,刺在枪尖上,给周边各城的欧洲人看,欧洲人纷纷弃城而逃,里格尼茨城的西里西亚军民,也焚城退往城中心的坚固要塞防守。据说亨利二世的一只脚有六个脚趾,所以后来欧洲人这才从战场上认出亨利那具无头尸体来,当然这是蒙古人退兵后的事了。

里格尼茨之战后,整个欧洲只有今天的德国以东剩下一支能够跟蒙古人作战的军队,里格尼茨在柏林的东南约二百二十公里,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东北约一百六十公里。

德国以东的唯一一支能够跟蒙古人作战的军队,就是波希米亚王文西斯劳斯的五万波希米亚军队,但是文西斯劳斯已经被吓破了胆,他不敢跟蒙古人作战,仓皇撤往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试图与那里集结起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会合。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又能如何呢?他们旧日耳曼人的前锋部队,也已经在里格尼茨战役中全军覆没了,连条顿骑士团的主力也全躺在里格尼茨郊外冰冷的土地上了。神圣罗马帝国守住土地都嫌兵力不足,根本无法主动去挑战蒙古人。奇怪的是,蒙古人并没有进攻已经退守内城城堡的里格尼茨城,而是对西里西亚周围地区进行毁灭性破坏,并且在休养几天后退回波兰地区,对原先进军途中没有给予足够毁灭性打击的地方,再次进行毁灭性破坏。

(80)

